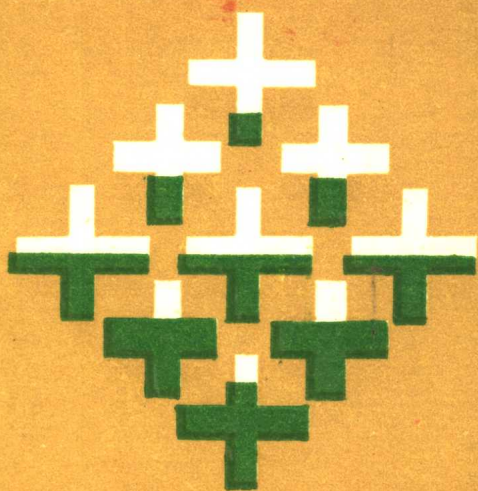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开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理性预期

八十年代的
宏观经济学



当代学术
思潮译丛

迈克尔·卡特
罗德尼·麦道克 著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

时有重大影响
的、新观点

理性预期：

八十年代的 宏观经济学

著 者/[澳]迈克尔·卡特
[澳]罗德尼·麦道克
译 者/杨鲁军 虞·虹

●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chael Carter and Rodney Maddock

Rational Expectations

Macroeconomics for The 1980s?

本书根据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First published, 1984 译出

理性预期——八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学?

[澳] 迈克尔·卡特、罗德尼·麦道克 著

杨鲁军 虞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327-0465-3/F·010

定价: 2.60 元

译者的话

(一)

理性预期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反凯恩斯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理性预期假说最初出现于1961年。当时,年轻的经济学家约翰·穆思(John F. Muth)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1961年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在60年代,这一概念曾被用于货币市场分析。70年代初,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重大发展,正式形成了理性预期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卢卡斯以外,还有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an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等。

理性预期学派是在美国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凯恩斯主义被认为失灵,而货币主义又被认为提不出应付通货膨胀的有效处方时出现的。因此,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反动,又通常被看成是货币主义的新发展。

(二)

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核心就是假定：人们在看到经济即将发生变化时，就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合理而明智的反应。这种反应会使政府的政策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什么叫预期呢？从事经济活动的私人经济主体，例如工人、消费者和企业家，在决定他们当前的行动之前，总要对将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作一个估计，这种行为就是预期。

什么叫理性预期呢？当人们的预期符合实际上将会发生的事实时，这种预期就叫做理性预期。这种预期是公众根据有关信息形成的。这种信息不单指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有关各种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在进行理性预期时，人们是主动的，处理是明智的。因此理性预期又被称为合乎理性的预期。

根据理性预期理论，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无效的。为什么呢？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充分了解了以往的和现在的市场变化的信息，并把它们结合起来，尔后作出判断。他们

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会轻易地改变。

这样，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往往在尚未实行的时候，公众就已了然在胸，并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例如，如果政府试图凭借增加货币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就会嗅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结果，追加货币只能导致更高昂的物价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政府有政策，人民有对策”。自然，政府的政策也有成功的时候，那就是：政府决策人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运用出人意料、不可预测的手段来欺骗公众，暂时地达到某种政策目标（因此，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定带有欺骗性）。但是，公众是不会长期受骗的。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第一次也许还无法预料，但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吃一堑，长一智”，学会合理的预期，从而抵消国家干预的预期效果。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所说：“你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或者在所有的时期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决不可能在所有的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因此，从长期和总体上说，政府干预是根本无效的。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政府干预使人们学会理性预期，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人人预防，人人自保”的局面。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就会像大堤决口一样势不可当。这就

是西方国家自 70 年代开始以来通货膨胀扶摇直上、难以抑制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对待公众采取的预防措施呢?理性预期理论认为,这就要求政府取信于民。政府应该宣布政策长期不变,告诉公众:大家不要猜了,不要“打埋伏”了。这样,就会使公众慢慢感到政府守信用了。而一旦公众不去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不采取预防性措施,经济运行就会进入常规。那么经济本身出现了问题怎么办?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那也不要紧,过一段时间它自然会好的。政府不要干预,听其自然。因此,稳定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不干预经济,让市场自行调节。

可见,理性预期理论是一种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

(三)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论,理性预期研究方法在三个主要方面改变了经济学的前景:

1. 它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2. 它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引入模型的更好

方式——传统的回顾预期的方程不再受到欢迎；

3. 它改变了政府制定政策的路线——今天，所有政府都懂得有必要使他们的政策取得公众的信任（理性预期学派特别抨击政府政策的多变性）。

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对理性预期理论持有异议，他们的批评意见主要是：

1. 理性预期假定人人都确切知道真实的经济模型，并能够解答它（或出钱雇人为他们解答模型），然而事实上，甚至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确切知道真实的经济模型；

2. 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是一个迭代过程，因此，它只能适当地被看成是对长期均衡的一种描述，由此推演出来的结论便不可能与短期情况有关；

3. 理性预期的假说承认风险，但排斥不确定性。前者存在于逻辑时间内事件重复出现的世界中，后者存在于历史时间内不发生重复事件的世界中。因此，风险能通过概率来定量；而不确定性是不能衡量的，不能用概率来描述，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将来是不可测的。由此可见，理性预期假设是不现实的。

(四)

80年代以来,理性预期理论提出的命题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这一论战远未结束。我们没有理由作仓促的或不成熟的判断。

然而,我们注意到,被冠以“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的出现,事实上给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通常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及其变动。传统的理论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是指厂商理论或价格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产生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感到,把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说成是价格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理性预期理论,严格说来,整个经济学最终的基础应该是信息论。人们通过占有大量的信息作出预期,制定决策,并用以指导整个经济活动。

不能不承认,如果把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放在信息论之上,那么整个西方经济学将会改观。由此而论,理性预期理论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方向和进程

来说，不啻是一场革命。

(五)

理性预期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在理性预期理论中，预期之所以显得如此突出，当然是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主观心理因素对宏观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直接有关。无疑，理性预期理论把经济活动者的主观心理预期说成是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这一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其二，理性预期理论夸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的认识能力，把它们对有关变量未来变动的粗略估计几乎说成是无所不知的精确预见，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即便是专门的经济预测也还远未达到科学的水平。例如，在1974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美国32所预测机构中的31所都作了经济将继续高涨的预测，结果成为经济预测史上的一大笑柄。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都认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经得起检验的预期假定。围绕这个问题，他们仍在进行许多尝试和探索。

(六)

本书著者迈克尔·卡特和罗德尼·麦道克,均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虽不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本书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同于某些用语艰涩、满纸数学符号的专著。应该说,本书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理性预期理论的全貌。当然,对于有志于更深入地研究理性预期理论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不够的;本书附录中的参考文献或许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书中引文后的括号内注明了原文的作者和发表时间,读者可参照查阅。)

本书的前言及第一至第四章由杨鲁军翻译,第五至第七章由虞虹翻译。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10日

前 言

宏观经济学又一次站在经济论战的最前沿。人们以一种自大萧条和凯恩斯时代以来见所未见的活力来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如果当今的论战有一个焦点的话,那么这个焦点就必然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理论是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而被引入经济学领域的,因为以往的理论软弱无力。这是一种简单得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深邃的和激进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理性影响的一种更为可靠的分析出现了。理性预期的革命,使得曾被用来指导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经济政策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综合体的某些缺陷更加突出。但是,它是否已提出了能够用来指导 80 年代经济政策的更好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呢?本书力图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不准备对有关理性预期这一问题的所有论点作一个综合的概述——这一工作已有其他人进行了;当然,本书也不是对一个经济思想时代的权威性和终极性的评价。我们这本书有着更为适宜的目标。我们旨在以一种可望为初学者所能接受的形式,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理性预期理论的中心思想。我们也希望,对于那些非专业的、但具备一定经济学

背景知识而感于当代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基础的人们来说,本书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许多有关理性预期的文献是非常深奥难懂的。我们的任务是以一种简洁而紧凑的风格来阐明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必要,我们都毫不犹豫地以叙述的清晰性代替体系的严密性。我们鼓励那些很注意细微之处的读者进一步查阅最初的杂志文章。本书的一个次要目的就是帮助那些目的明确的读者如何去研究这些杂志文献。

本书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坚定原则是,经济研究不能像醉汉漫步那样靠碰运气来进行。确切地说经济研究的方向有赖于世界的态势。由于现有的理论在解释这一时期萧条的经济状况方面宣告失败,理性预期理论便应运而生了。然而,经济研究者们还是倾向于像在路灯光下找汽车钥匙的醉汉那样处世行事,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喜欢盯住熟悉的领域,即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个研究方向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也不愿意放弃。现在有一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尽管无关但易于处理的问题上的倾向。经济研究的这些特点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很明显。当然,我们相信,如果从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纲领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的发展就清楚得多了。我们已经展示了这一方法论角度,并以历史的方法来组织我们的论述。方法论学者将分辨出一种强烈的拉卡托斯的风格(拉卡托斯,1970年)。这使得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更加容易理解了。除了它的内在的重要性以外,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项专题研究也是饶有趣味的。我们希望本书对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将是一本有用的辅助性读物。

本书可以追溯到刊登在《经济文献杂志》上的一篇很受欢迎的文章(麦道克和卡特,1982年)。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也许很想知道伯特和欧内尔近况如何。我们可以向大家保证,他们都还健在,而且仍没有放弃争论经济学领域内的有关问题。然而我们感到,在这个特定的专题上,他们已经到顶了。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完成一种比较规范的叙述更合适一些。自然,本书包含的内容比那篇文章多得多,并且我们希望,它反映出了我们在这个国家干预时代的理解的发展过程。不过,那篇文章还是对本书所详细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一番饶有趣味的介绍。

对于我们那些按后凯恩斯主义和激进的经济学传统理论开展研究的朋友们,我们谨致以深深的歉意。这些学者对本书所论及的宏观经济分析已进行了许多有力而重要的批评,包括资本的性质,未来的完全不确定性,以及制度、时代和历史的作用。理性预期论者对这些问题是很少顾及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驻足于这些问题。在新古典综合体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内,我们已能展开自己的理论。不涉及对理性预期研究纲领的种种批评,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它们是不重要的,或是毫无结果的。相反,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它们尚未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它们就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

每一位作者都深切感到,光靠他或她一个人是无法写成一本书的。我们欠下了很多人情债,在此只能特别提一下其中的一小部分。无须说,我们从我们的同事——特别是杰夫·博兰、马尔科姆·格雷、弗雷德·格伦、伊恩·麦克莱恩、尼尔斯·欧莱卡伦斯和艾德里安·帕根——的帮助和鼓励中得益非浅。

詹尼·安德森、切雷尔·克伦威尔、伊娃·克卢格和杜格·惠特总是很乐意也有能力对我们的研究给予极有价值的帮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高级研究所所提供的良好环境和种种方便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我们的妻子——科伦和玛琳——的作用，没有她们温馨的支持和理解，我们是不可能有此成就的。

我们始终不渝地努力以一种无性别歧视的风格来写作此书。鉴于现有的习惯很难克服，连这一目标可能也没有完全实现。对此以及本书的所有缺点，我们当然负全部责任。

迈克尔·卡特

罗德尼·麦道克

内容 简介

凯恩斯主义
者在七十年

代的“滞胀”面前一筹莫展；各派反凯恩斯主义理论纷纷出笼。理性预期论者积其二十年的酝酿发展，在八十年代宏观经济学中崭露头角，意图填补宏观理论的“真空”，并在其中占据了显要位置。疑问重重，反诘纷纷，理性预期论者在顽强地开拓前进……读者通过本书作者深入浅出的介绍，将会清晰地看到理性预期理论发展的每一个足迹，并且明白该理论成为当代彻底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的

原因。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它详尽而又缜密地展开了理性预期理论与其它主要的宏观经济思想的颉颃与交融。读者将从中洞悉今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译者简介 杨鲁军,男,
1961年生。

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获硕士学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人员。自1980年以来,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共七十余篇,主要有:

“关于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及其在英美的实验”、“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关于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思考和对策研究”等。译著有《供应学派革命》一书(合译)。

虞虹,女,
1965年生。

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现为该校欧美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曾发表“高利率——美国经济的新特征”等论文。译著有《供应学派革命》一书(合译)。